

第六三三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總部

詔命部

(卷)

三十一

三十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二十七卷目錄

文學總部藝文九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

前人

送胡叔才序

前人

上人書

前人

與祖擇之書

前人

諸進所著文字謝表

前人

與洪錫駒父

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耒

贈蘇文忠公太師勅命

宋高宗

蘇軾贊

井序 孝宗

蘇軾傳論

宋史

朱文鑑序

周必大

答何叔京

朱子

文章正宗序

真德秀

題張溪雲谷雜紀後

葉適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彙

前人

題蔡君進書後

前人

論項平甫信美樓記

陶大經

答程伯大論文

元朱夏

文筌序

陳繹會

文藝傳序

金史

文藝傳後贊

同前

儒學傳序

元史

元文類序

王理

文學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文學總部藝文九

答段縫書

宋王安石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會聲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羣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備畏焉怪某無文字規羣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羣文學議論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阨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羣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羣之迹固然耶然羣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羣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羣聞之輒瞿然羣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爲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羣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

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羣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欲印此書者請於某處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也某不爲也某子曰某之爲羣衆惡之必察焉羣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羣幸遇國以爲不孝不義不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爲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羣

同學一首別子固

前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振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一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送胡叔才序

前人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貨名子弟豪者馳騁漁犬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況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迎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游資而遣之無所新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普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思顧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衰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黜於不已知不子愚而從之游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穆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普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普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上人書

前人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用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

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與祖擇之書

前人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逼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前人

雲漢之光俯加責問管輅之賤仰誤詢求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磨獎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棄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得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與洪甥駒父

黃庭堅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嶺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渴澗之思而又

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繆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事而既辱勤厚固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指去文字常體力爲瓊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於諸千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萬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牌而訟直者操筆不符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舒之爲淪漣鼓之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

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贈蘇文忠公太師勅命

宋高宗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覩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善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騰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譏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敗者嶮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聞而彰是以論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

故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日

蘇軾贊并序

孝宗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義剛而無伐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彫蟲篆刻童子之事耳局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議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英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山川風雲草木花實品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大成矣朕萬幾餘暇抽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盡臺忘倦常真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之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孟軻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荷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議論不顧身害栗栗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貲馬豪奇韓柳雄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選德殿書賜蘇軾

蘇軾傳論

宋史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

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闊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偉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欲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賦輒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賦而賦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賦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賦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賦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賦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賦哉

宋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其善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有一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祇飾而彰大之載於書誅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盪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祚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

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咏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逮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其不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篇帙繁夥難於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哀摺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典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讀諫典問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懇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摭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釋隆指抑書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棧模官人也早麗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還不作人爲言蓋魚躍于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况夫雲漢昭於上愷澤施於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則祖宗啓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季之福祿人才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臣謹序

答何叔京

朱子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九切悚異竊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他文則或可以幸意妄言無問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議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說論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政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文章正宗序

真德秀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鼐文粹而已繇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冊命之御史掌贊書贊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二曰詒以之播告四方湯詒盤庚大詒多士多方康王之詒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唯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旨至偶儻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諸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聚會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乘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詒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葵召詒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諍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舉述或發明義理或專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開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

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按叙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叙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還因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按古者有詩自虞廣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臂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按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之一二

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註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誄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寄興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各備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專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題張湛雲谷雜紀後

葉適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與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才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彙

前人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葉授之使謹藏勿墜意始有記云時李翰林獻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葉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蔡君進書後

前人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溢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論項平甫信美樓記

陶大經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休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髮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快而其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王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雖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孫堽堽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答程伯大論文

元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

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割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鏗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猶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樑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宵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宵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程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窺人焉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爾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莽之力哉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澹澄之而爲

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機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朽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元耶太元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惑先儒固已議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元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不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

願悉吐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己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

文筌序

陳澤會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於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巷謠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劇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放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人之惑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惕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意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文藝傳序

金史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志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不變庠序日

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于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文藝傳後贊

同前

贊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穉楊伯仁之敏瞻鄧子聃麻九疇之英儒王魯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與黨獄殺田穀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儒學傳序

元史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顯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元文類序

王理

元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

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於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於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於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爲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俱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於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性情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綏訓詰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問制命第三人臣告飲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貶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於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僞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微其變不動者鮮矣書啓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遇有碑於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造羣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宜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憚遺之意其辭慙哀辭諡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

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湮沒是可歎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眞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咸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耶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啓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略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於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

文說

染說

名山藏文苑記序

創大復何先生祠記

國寶新編序

唐荆川文集序

文編序

答皇甫百泉郎中

答茅鹿門知縣

又

與洪方洲書

又

與王遵嚴參政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體明辨序

原文說

題歸太僕文集

明宋濂

蘇伯衡

何喬遠

蔡汝楠

袁表

王慎中

唐順之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茅坤

徐師曾

李國樞

錢謙益

文說

明宋濂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况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恆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致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莽如

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緣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目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爲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洩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貴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屢取梘取藍取芽蒐取棗盧

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說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杆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入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頴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

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元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翟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今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

名山藏文苑記序

何喬遠

高皇帝起畎畝間少罹孤賤質學無從渡江以後馬上詩書兼操間作磨思天授神藻泉流雖不同於學士大夫字句之勤勞而其見悟出於臣民之上雄奇超於翰墨之表古質與暢卓偉英傑異矣哉帝王之文矣文皇御製條達宏遠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平沙大漠之中而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馴不啻學士宣宗神敏兼賦下筆立成自亦以爲會心英憲孝宗並體元黃屋流情縑素世宗中興藩服淹貫經史傑作奇思遠繼高帝臣愚無知以爲高帝世宗之文典謨盤詰兼具依稀而成祖列聖湯武殷宗良足次也高帝雖以文章雄視上古至其授旨臣下但取明達無貴棘艱一時翰墨知遇之臣無過宋濂學士濂遠洽元季靡縉之遺習近承聖主不棘不艱之明旨蔚然而森列浩乎其平夷不亦宜乎方孝孺道法政治寄於文詞列在頑臣不暇大載大學士楊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繇揆端之務未遑該洽相沿百餘年間有依經之儒而無

擅場之作漸使然也孝廟之時政決道熙其時百官委蛇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莫不酒食相聚討訂文史朋講羣味時則李夢陽崛起北地何大復並起汴中蔚然左馬之業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兼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貴李何二子遂喪然名一代矣延及正嘉其風未泯唐順之王慎中名於嘉靖之初或規摹於蘇氏或體裁乎歐會乃有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振而大之二子者擢管則橫耽乎當世登壇則相遇於中原駢聲並馳高名獨盛但按其所作亦有可述攀龍自前漢先秦迥而上窺雜取詰詞賈珠駢玉法則匠心言終芻狗時專長乎麗麗未狼藉乎郁郁者也王世貞武庫之儲河湧川流蕩蕩浩浩即有穠冶之世情尚未根源於道德稽之於經似或遠焉嗟乎文章一途其理則已盡於天地之間其法則已極乎今古之變惟夫深造以道富有日新擬議成之斯其根柢自非庸庸庸言禮樂先進烏能彬彬質有其文者哉今具列文苑詩賦之家並亦綴屬

創大復何先生祠記

蔡汝楠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之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響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不宜與許公並祠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

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入恐不享不如專祠便既與予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予記予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與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西抱汝河東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綠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予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吏請記云予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轂李獻吉與先生若泰山北斗云然問之交遊或與或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予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顧一至於其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予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弟並峙千古又非數哉然予獨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與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誦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傳人紀允殫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比于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纆游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于世者耶明與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覺古始乃排斥摹擬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與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凜較著者哉

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慨慨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章數事披鱗蹈鱗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提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致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干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倣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仗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之見晚也頃予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事當否則踴躍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絕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予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予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同類而共譽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寔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于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國寶新編序

袁表

蓋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歿而莊叟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也表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有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與文者上規黃虞下擬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談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中外又安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于是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欽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頃經荒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淡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元敬之冲泊伯時之淳啍欽佩之傳贊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于斯文者乎表于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唐荆川文集序

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

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蓋其盛如此盡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荷誼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

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弊莠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嫵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謂上下二千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之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君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君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嘉靖己酉冬十月望晉江王慎中道思甫序

文編序 唐順之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梲華爲鞠莫不有法而况於書乎然則又况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

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一爲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大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答皇甫百泉郎中 前人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參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効之而又不能摹効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中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爲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請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爲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元雅淡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嘆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磊若以一

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卽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死乎以珠彈雀之論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之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損之之說也南沙兄被劫令人益有感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容若此其自爲計獨欠拂衣一往耳俟此兄反常時欲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

答茅鹿門知縣 前人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秀清淑環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於肉眼也而况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又 前人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

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橘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縝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邑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其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氏必

不肯勸儒墨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諸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老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與洪方洲書

前人

令弟過此不能相值有負兄命罪罪書中所言舉業三十餘字法則平生無此活套蓋傳者誤也讀兄所

寄如祭侯侍郎等諸文及諸詩皆雄深有力勝於舊作足徵多蓄之効至送鹿園文字雖傍理路終似蹈襲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精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鍾鍾在我金鐵盡錄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願兄且將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完養神明將來聞見一切掃括胃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更無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如何向會作一書與鹿門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兄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好獨吾兄謬嘗以爲可然僕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所託不終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奮筆如策蹠驅耕石田轉覺苦澀復爾罷去念債限久滿又無利息何時了以是蹶然強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呈於吾兄與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情兩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苟見吾文當相與一嘆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忘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受隔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矣既不自耕又不讀書爲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人事自奉待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說閑話之外悄然更無一事若不喚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疣贅廢物矣可爲快然倘天與椿年得至五六十外此時于本根稍有一二見處或當寫出數百字以記余之拙若

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寔

在兄輩勛之助之承抄道書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

即兄之教但其中多浪漫如緊要語絕少此後不必

重煩吏人可且輟之至如丘長春語錄馬丹陽語錄

人云別有刻本或干藏經中檢出則願兄爲留意也

又

前人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謠語所謂開

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

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諱怪欲

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

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

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

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前人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

發興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

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

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

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爲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

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

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

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煨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

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

幾康節者獨寒山靖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

工也兄如以此言爲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

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

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

茅坤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

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

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

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

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

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爲之專一

以致其至恰倫之於音神寵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

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九秋之於奕彼皆

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

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

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

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

經求學士而黽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

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

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

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

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

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

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叙記碑銘頌辭諸什故

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

羽翼之者至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

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

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

六藝之遺則其爲家習而戶曉之者也由今觀之譬

則世之走駿駑駘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

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調塗之薊而輟之粵則非也世

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

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

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

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元酒之尚茅茨土墓之陳

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臺機榭之設皆駢枝也已

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

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

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

陽崛起北地豪俊輻輳已振詩聲復揚文軌而曰吾

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

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甚淫濫

濫而互相割裂已乎予於是手援韓公愈柳公宗元

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會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

爲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

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

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

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大點綴或於道不相盤已謹

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體明辨序

徐師曾

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况文章乎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今存者三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詰多士多方詰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積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嘗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眞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裘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

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雖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原文說

李國楷

文以載道也而變化生乎心制作符乎事幹運乘乎時無古今一也第古人之文重今或失則輕古人之文大今或失則小古人抒其所有不得已而文今人翻其所無可已而不得已也無他道不足也道不足而強附於文雖風飛颺豎波駭雲屬猶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匪直無益抑又害之乃古今人始不相及嘗觀文於天地矣日星之昭回歷萬古以常新山河之拱帶亙大地而不毀雨露所濡蔚爲嘉卉珠玉所韞媚於川澤此天地之文即天地之道所滑也使無道以主持其間將布星洗日以爲明壁山導河以爲功私雨露以見其德剖珠玉以發其彩彼天地亦勞且褻而不可久緊倉書既雨龜畫既浮於是舉苟符至文一付之聖人非付之文付之道也昔人論文曰聖人有其位則以化洽爲文無其位則以述作爲文故庖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放勳之文光四表格上下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於萬世雕雲之自成五色儀鳳之冥契八音將使拔藻抽華者復徇於濡

翰含宮嚳微者鄧獨於燥吻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乃易簡之宗格而繫縛渾灝之書蕩而夸靡莫不入率鴻驚之儀家縱雕蟲之響劇心鉢目騁六代以採奇擢腎枯髀涉九流而競逐張之以爲有則龍興虎變宇宙在其毫端祕之以自私則發枕肱篋萬物挫之形內於是高片語於千秋哀獨絃之寡和其衷憤也拾四照於春華遺萬寶於秋是氣浮也憤則雌黃之口辭訕不倫雲雨之手翻覆異態浮則野鳥之音冒爲鳳吹土偶之質誤彼龍文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謂何而乃若是耶問嘗譬之聖人之文菽粟布帛也後世則冰瑤玉楮矣聖人之文黃鐘大呂也後世則蠅聲蠅響矣道有典廢而心載淳漓事有雅俗而時分隆替其輕重大小之故不較然哉雖然文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古人非獨具心思別開耳目者其道得爾故韓歐諸子稍近於道即可起八代之衰而反軋苗之習苟能純乎道辭文旨遠又當何如安在今人之獨遜於古也

題歸太僕文集

錢謙益

歸熙甫先生文集崑山常熟皆有刻刻本亦皆不能備而送陳自然北上序送蓋邦式序則宋人馬子才之作亦誤載焉余與熙甫之孫昌世互相搜訪得其遺文若干篇較槩本多十之五而誤者芟去焉於是熙甫一家之文章粲然矣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世家撫仕主盟文壇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端拜雜誦自相倡歎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爲人叙其文曰今

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讀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聲牙詘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土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漸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賃驛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蕭瑟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逼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挾冊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伸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猶有餘味宗伯每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於子固者乎后山一瓣香吾不憂其無所託矣癸未中夏日書